四書說約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之桂蘂舟甫
陳鋐國鎮甫訂

下孟卷之五

舜往于田章

怨慕不是兩樁號泣明是怨孟子說是怨慕慕在怨上其慕乃切後面憂字窮人無所歸字都是於怨字

說慕勞而不怨一駁專拈怨字以孝子之心一段單表慕意○文章之妙在以客襯主說他怨慕如當時是不得地的人只得以此事着急既有天大的富貴則父母之順不順儘可置之而着急如此纔見真慕○覆說一遍更是精神又宕起人少一段以三個慕字襯終身慕父母妙極

詩云娶妻章

舜之不告前已表明克之不告又須譯出楊註極好

○此事這樣處豈前曾有成法可查各有定理之說所以要善看○論世的學問於此見

父母使舜章

此等事有無不必論孟子只就事論理

象日以殺章

處象之道殺不得只得封他着他有爲於其國又不可只得使吏却又因而遂其嘗見之意這樣妙法真是察於人倫以前定無這格式

咸丘蒙問章

臣堯之謬以堯典爲據駁之是二天子最醒臣父之謬以孝子的理駁之見子是天子父便是天子之父政好借爲天子以尊親豈有倒畀其親之理末又轉闕一段舌上生蓮

萬章曰堯章

原是堯與却說是天與節節逼出○前猶天民伴說後遂單就民說民就是天也故末以泰誓證之

萬章問曰章

禹傳子既與唐虞異不能不來德衰之疑孟子却都歸在天上細述故事禹也曾薦益如舜之薦己益也曾避啟如禹之避商均而民不之益都之啟與禹德何干又細覈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則與賢與子天意自明既天為主禹何尤焉然德衰之疑只為益亦是聖人不有天下遂把禹放在堯舜下一層豈知古來聖人不有天下者尚多豈只益一個孔

子說義一就是天為主之意孟子詳解出來

人有言伊章

人言只是口傳孟子卻有實據把伊尹話說就數他心事已畢而總斷之天下比人更多辱比枉更低怎做得又宕聖人一段見正天下的人少不得近君豈曰事王侯遂非高尚聖人的乾淨不是必定山林復就要字轉語與父不得而子同機○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也是論世的眼

或謂孔子章

那又是口傳我要有根據就原有的事相度一番有機緣處推開當急難處擇主則癰疽之主自明却要弄趣主癰還得為癰主瘠還得為瘠孔子要為孔子怎主得他

或曰百里章

大凡辨誣須有可據之事而事非必就對着只據其事探入析證出義理來韓文多此法先說過不知干

主為汚是不智却指他智的實事出來又先説能霸
秦是賢却説自鬻非賢人所為迴環跌宕意極分明
○此一卷論舜禹蕪論堯益伊尹周公孔子百里奚
都按事考時究情搜理這纔是論其世纔知其人
伯夷目不章
乃所願則學孔子如不參透孔子所以為孔子為甚
願學學他甚麽歷數聖人本領只孔子會得全然所
以會得全者是起初見得大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

開局時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是智孟子參到此處也是受業子思之門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出不了自已說君子而時中一句這時字有自來

北宮錡問章

一一臚列何所取義只在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一句總領精神看六王七雄像不像〇國有大小君都是十卿祿卿祿遞減惟大夫以下減不得

敢問友孟章

這段公案把處士體段直配帝王打破卑知貴貴的世局起頭訓友也者一句說破不可挾貴的提綱末繳其義一也有趣誰知朝儀之外另有一段儀註嚴子陵愛看此章

敢問交際章

留此一路與世相接政是事道的苦心以道為道行不將去觀仕字其義可想〇義字得此纔明白〇先

簿正妙手為之兆若心都摩勘出來徐氏註簿正極是

仕非為貧章

就為貧而仕的尋個道理乃見道理原是活的丁寧辭尊居卑煞有妙味三台八座上多少為貧人耻字難當

士之不託章

不受祿卻受餽細講養賢之道亦與交際章相發明

敢問不見章

發不可名之意以明不往見之義妙在就欲見之故討一討只一名便與欲見之故對不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欲其入而閉之門極醒

一鄉之善章

意重尚友友字的生活這樣大舉頭天外〇不知其人可乎煞甚警醒讀聖賢的書何曾有要知其人的意思無怪乎口耳之學做不將人去〇不論其世總

記得他事而所以做事之故如何曉得此句不須註解只看孟子便是一定有口訣從信而好古傳來不明此義爛熟了廿一史只好說書有甚相干〇其事如新其人如生須尚論纔覺

齊宣王問章

世自有世局道則自有定衡不論人能行不能行也這章大議論原是正經只為世無行之者遂以為異此章精神全在此異姓之卿不重〇此卷都是斟酌

事理的綮宗剖析極微處置極妥所稱精義入神也極廣大而又精微極高明而却中庸吾輩於孟子論人論事的去處莫當做原有此書要把似今日初聞細心理會纔覺於身心上有着落有裨益

下孟卷之五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劉繼祖念修甫
張繼文儀純甫訂

下孟卷之六

告子曰性章

人性原仁義使不得爲字就爲字究他一步到禍字上大道廢有仁義即是此意○禍仁義句大着力

性猶湍水章

前說杞柳比不得性此說水可比性却以上下比換話頭極妙而所重在宣水之性一段蓋人之為不善者原多若不辨出是喫物欲陷溺來便也强不過告子

生之謂性章

就他口柄領一步放倒他說法往往如此即告子亦自難說人之性猶牛馬之性○註意自透然只爲是

告子講故闗生非性若性也有命句孟子亦未嘗全離了氣

食色性也章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是斬葛藤的利斧前後數章不外此義

何以為義章

然則飲食亦在外最醒在無長之者義意與耆炙亦有外與同

公都子曰章

各家言性都有憑據孟子言性豈是無憑的證性以情才即性也才字即未嘗有才天之降才的才字人之有性即人之才也天何嘗生無才的人有物有則則字即才字意○若講為不善之故最妙為性辯寃全在此

富歲子弟章

子弟殊矣然既是一樣人便是一樣心追出他是隘

溺良心人生本良纔見故凡同類一節是提綱人同此心聖人只是個先得○然字以悅我心照看乃雍之言然之然

牛山之木章

此乃就人既無良心以後追他原有良心的情狀前章陷溺其心者然也非才之罪也其性亦猶是也就指這緣由說○特指出許多層數不是這樣不了的摧殘良心怎不存人見字有景此時人所見也安得

不以為無仁義之心而未梏反覆之先人無由見〇狠處全在夜氣見雖經斧斤根芽猶趁夜而生極力梏亡纔存不住此心這樣難亡而可以為原未有乎〇縱然原有難道說不操亦存雖舍不亡物皆然心為甚〇夜氣二字人於陷溺之後天根復見的時候特人自不覺便不得濟孟子從此拈出大關繫

無惑乎王章

人只說王是天生不智豈知是心不專聽賢者文法

與上章同○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忽想射鴻鵠極模寫得出如令人聽大率是雖聽圈外註好

魚我所欲章

人都把受非義之萬鍾爲本心故用此别法宮室妻妾得我三段最妙萬鍾不過做得這事而鄉於身死却不曾受便見受非本心着眼全在死生之際不受嘑蹴上○本字要看受萬鍾也是心但非本心耳人心道心豈有二心然只得把屬人的一段念頭也説

是心起頭說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〇孟子着眼與人不同乍見夜氣嘑蹴不受都是從心的去處〇不辨禮義而受之受的意思原為三般是經盤算的光景時候從容故禮義勝不過盖禮義如等人辨便自然丟了嘑蹴不受是忽然猝然之際時不暇辨故禮義露出

仁人心也章

此章以末二句為主柄盖為不在心上做工夫的學

者說看無他與而已矣字乃斷定的話見天下沒有
一個真正學問也○曰心曰路只見極要緊又丟下
路單提心心更見要緊也這樣要緊放而不知求怎
麼使得故人有學問原是要求放心心放不求還講
甚麼學問孟子生平只講求放心教學者於此下手
這纔是學問本等○程註好○陸象山開口講這二
句有理

今有無名章

上章以雞犬放則知求比心此又以指事理不比不明古人文法大率如此

拱把之桐章

說個養便有所以養養生於愛愛身無不如愛桐梓之理弗思而又曰甚者盖言此理易明思則得之特忒不思

人之於身章

豈有他哉於已取之便是上章弗思思字意固與上

章相承乃接次發明也愛身那得不養以害之者養之舉世通病所以該就身上仔細討求不然口腹耳目豈不是身何故偏不奉承○體有二句政是於已取之蓋一向只說是體不知其中有分別也不知有小大故至於以小害大大體摸不着看不見但只說體便只曉得小的儘力去養便害了大以字要看人那覺自已害自已○養小以失大與立大則小不能奪是此事竅竅

鈎是人也章

把耳目觧成個物這官忒小把心之官尊起來此思字政是桐梓章思字天與我三字有趣這官大的緊先立大起來小自從今這就是個大人〇說個立大全要先字得手如不先立小的便來奪到他奪時怎支得住有心要做大人的快赶早下手扶起主人翁來〇孟子慣做大人故為人畫策除了先立大没别法

有天爵者章

爵有天貴有良都從人所喜處引之爵而必亡貴而能賤十分警醒人天爵亡不得良貴賤不得

欲貴者人章

要貴的尋原有之貴不向人求人不能奪一世尊重〇思字要玩〇兩所以政見有貴於己向使自己無滋味憑甚麼不願人的好東西欲富之心强淡不下來

仁之勝不章

從仁人心也揭起來除了求放心別無學問之道以小體害大體便是心放不求不知學問之道然這不求放心的學者豈是全無一念為仁只是為的不盡力倒說仁難為助起不仁之勢來把自已一念之仁都丟了看起來仁字不喫不為的虧倒喫這樣為的虧

五穀者種章

不熟便是杯水原不中用

羿之教人章

規矩是熟仁之具所謂深造之以道也

任人有問章

食色都是養小體的即口膚耳目也禮乃名教即上章規矩即復禮之禮非仁外另有禮也世間慾根太重的人不難於昧己良心而難於違名教欲巧為立論以作壞名教把名教弄出個行不通的情狀來而

後一筆抹倒任吾意所欲爲然道理不可移易只是取巧來混若不批倒他名教便喫虧〇取食之重一節精神在此孟子不是筆舌巧只是道理明

曹交問曰章

爲之而已矣與是堯而已矣是直截話是真實理堯舜之道旣不外孝弟則大路不難知歸求有餘師是

正經議論註似刻

公孫丑問章

天子殺小子學詩曰可以怨便見怨是倫常中要緊的理此章恰好作註〇到大關係處不着急便大非人心怨之時義大矣哉難爲無心人言也〇又把不怨的勘一番理更明〇引舜之慕可見怨慕是即怨爲慕

宋牼將之章

兩個先生以説兩個是三軍之士最有機趣政與號字應號字莫輕看過轉移人心全在號

孟子居鄒章

只叙事之中而意一一具在○兩為其呼應奈何以為釋書其味反淺孟子文法妙每在含蓄○得之不得之也是以意會出

先名實者章

要見聖賢不可以蹊徑求都借客見意不犯主一句文法之妙○不以蹊徑論却要認的真底本孟子得力全在此仁而巳矣何必同是時中註脚○說孔子

就知者說出不知纔見君子不易識

五霸者三章

此章單爲今之大夫治罪盖五霸於三王今之諸侯於五霸都是不見面的人誰來見罪今之大夫於今之諸侯則當面爲賊而反認爲子故如此說試看今諸侯那個不以其人爲有功之臣孟子所指逢君之惡都是諸侯以爲有功處○今諸侯犯五禁都是今大夫逢的向非今大夫諸侯即惡未必至此

魯欲使愼章

也是個令之大夫○甚惱殺人即善戰服上刑之意

道與仁不可分道以事論仁是心不仁便非道務引

要看君子事君便對令之事君

令之事君章

知他靠兩般伎倆是要取天下故以雖與天下不能

一朝居掃之兩桀字有意桀是有天下而以不當道

不志仁失之者○兩章相承見當時專與諸人相左

非獨為諸人專討便益而我却只講道理也政為他無便益

白圭曰吾章

朝廷分田便為制祿無君子莫治小人也待君子比待小民原十分優只為他做的是治民的事不止費用更要體統那一處不費錢糧○纔見聖賢不腐通達治體真實學問也不然鮮不以白公為盛德註載白圭事其為人可見

白圭曰丹章

丹自稱愈從快上見逆行用隄法以隣國為壑十分痛快掃煞○四海無人居放水允當隣國都是人居怎做壑○禹抑的就是洪水洚水警予使禹治之今用隄使水逆行就叫做洚水就是洪水了仁人所惡而以為愈禹那知禹治水就是惡洪水

君子不亮章

亮信也好與諒同郄費講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貞

而不諒俱非孚義何為與同只作信看便是明亮意
大凡心裏信不過便受不過撼搖此定理也

魯欲使樂章

人每憑自已有長處便要做事孟子却說正子自巳
無所長只好人有長處這個機彀乃帝王相傳只憑
一念把萬里精神一線扯動優字要玩〇不好善便
是憑自巳有善巳既知之要人何用故人自止然止
的止了却來的來了譏謡而諛是頌聖的一班恰與

予既知之對盆口若論訑訑的本心也不是要招讒諂而讒諂自來自家自然喜與之居但難為國耳

陳子曰古章

兩個則去不一般非貶價就人也為問來的主意原有淺深何以來者何以去○后一層是公養之仕聞之曰一段情詞真切故可受免死而已矣受亦有節是

舜發於畎章

見人遇憂患易於隳頹以為天阨我特設此段拍
他另開眼要知是天的好意政在此加意承當莫自
孤負歷舉聖賢發跡的所在種種不堪天將必先所
以字要玩○人恒國恒人情物理大率如此天欲生
人安得不以憂患鍊之○嘗見兩個人資質差不遠
一個受過若一個不曾受其本領便差遠○又見一
般動忍有越硬了的有越軟了的都叫做比前有益
而承天意負天意則分途矣○憂患能增益人總是

翕聚而後能發散之理龍場祠記發得痛快

教亦多術章

教只在教裏尋多矣而終有限也不教爲教則教誠多術這段苦心只爲教教不得故以不教教術字可想

下孟卷之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曹化中盡我甫
賈三槐正卿甫訂

下孟卷之七

盡其心者章

說個天便以為抓不着說個命便以為强不得却有這個所在尋天這個工夫立命從今後天在我掌握

命聽我主持○就為身之主叫做心而原是天付來的叫做性天之所付即天之所以為天便叫做天只是一物不必全舉單舉盡心便了而又觧一步到知性者只為要引出天字來此文法原為教人就自巳心上認天也○三節不是三層事要撇脫看先把人心認成天便不於人外尋天了故用知字此論人外無天之理也人外既無天故存心養性便是所以事天文意只以就人事天為主非以分存養論更非以

分知事論看書要得大意便不為支節葛藤存心就是修身命說個立見能修身則修短總是好喫虧更是好所稱左手勲名右手節義之意再不消倩君平講命天下人只我命高不靠五行八字故曰立命說到此便見丈夫在世大本領有滋味○玩文氣起頭說天在我手裏只不要壞了心因覺這工夫連命都立了命也在我手裏跟天說命者為命也是受於天的性以理言命以數言俱出於天故相因說到

莫非命也章

上章以理管了數此又把數歸在理上意亦相因只為枉道而死的口稱是命又不好說他不是命却又不許他委之於命故以正命二字作斷莫非與末句非字呼應這樁事大關係古今無限的影様在裏頭

求則得之章

精神在有益無益上大凡要求須向有益而何者有益惟在我者早求早得晚求晚得不求不得非比在

人的東西無准成○在我在外煞甚明醒○趙註好此章機括原與富而可求節同若不論有益無益只板講某當求某不當求便腐

萬物皆備章

上說求在我者有益儻我是個窮家當可以見益而我之為我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其樂無比何以求之只在强恕○世人有大家當者便樂而其家當孰與萬物一體之仁乎居天下之廣居自在的緊憑遭甚

麼境遇一味超然夫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此孔顔樂處不義富貴真如浮雲只是尋樂費工夫强恕强字有味我之本體萬物皆備而既已有我已念易生非不滿而春風却帶自欺在內便不得自慊甚矣形骸之易隔也恕是仁方不强亦難〇不求仁却求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真是命窮

行之而不章

慨他由而不知是恠他不求意莫說成通病便了看

不著不察分明是不着心指素名學道者說

人不可以章

誰是以無耻為耻者除了此耻便無免耻之方見無耻不是小關係

耻之於人章

人字呼應單表巧人蓋無耻多是此輩故特掃之〇先說於人大不耻怎若人

古之賢王章

忘勢兩字最重勢是人間極着心的而樂道者能忘之既是忘他他怎强使得特教人這雙眼泰山巖巖千古作士的榜樣○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

孟子謂宋章

知不知都自在纔好遊然不是可强粧的只把自已原有的寶貝守住便橫豎都好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縐眉○窮易於失義達易於離道着已體

認纔見兩個不字是鐵膽氷心○得巳不失望玩之
有味民失了望忒不是事巳失了巳更不是人

待文王而章

為文王是以作人擅名者故指稱之而轉闗掃待作之人凡民豪傑相形是激人使動有氣性者當下立
起

附之以韓章

忘人之勢是看不見人的富貴自視歉然是看不見

自巳的富貴大凡考人以此事考之成色自見○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様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皷閙如雷

以佚道使章

治天下者使民殺民是必不可廢的不會使不會殺的惹人起怨便以為要使就怨要殺就怨豈知使與殺原自有道以佚道使勞所以佚也以生道殺殺所以生也民有怨讟怨生者乎

霸者之民章

驩虞是感恩之意小補樣範總是待他着急纔與救觧故感激如此口口聲聲都是知恩然恩而曰知其恩便小况要他知恩每有養亂為功伎倆乎王者預先普歷算計悶混作用不教他到着急處受恩之民都似做自家的漢子過自家的日子忘帝力於何有這纔與天地同流無事小補○過化存神非兩橛乃篤恭而天下平也為政以德節即此根源不難於化

而難於神一无生意從無聲無臭中凝固而山河大地無不囘春帝王天地一樣勾當○孟子小看霸功為他所補原小大小之分只是伯者全要人知恩王者全不要人知恩

仁言不如章

就善比善是孟子每事尋根的學問商鞅也能令行禁止國富兵强而秦民莫愛亡根在此○善政四句莫平對重兩得上與話柄相應畏愛政兩得緣由

人之所不章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是說人性原未有仁義仁義是人為出來的故特指攙不上為的模樣與人看不待學慮自然知能的本體那用人為只為這個知能不曾達之天下故不見人性有仁義此自是人不達豈可謂人原無有試看孩提親親敬長是個甚麽非仁義乎○孟子道性善的證據乍見之外又有孩提之愛敬前章說擴充此章說達達即達之

於其所忍達字達即充也

舜之居深章

莫待若決江河纔見本領全是無異深山野人上有
勾當須全無一毫自賢自能之意纔於天下之善無
隔子吾輩有幾個之字便逢人自異恐人不知半瓶
兒快响請看此章

無為其所章

兩個無字雷劈斧斷如此而已矣直截簡易原再不

須别法而政是如此此最難試想所不為所不欲的有幾個無為無欲是受甚麽病那敢易言如此○義字不必

人之有德章

眼見孤孽臣子每每通達特拈此則○人即天分聰明不逢疢疾不得長進此老於世故之言與舜發畝畝章同意

有事君人章

可行而後行不然則莘野終耕渭濱終釣巳正而物正便無不可行之時矣憑着巳正物自無不正所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孔子固如此○也要善看孔子到底不曾大行豈巳尚有不正然行不可執着論雖到底不曾大行而至是邦必聞其政遇着夫子便只得舍巳從孔子不敢有強孔子從巳的意便是巳正而物正之驗

君子有三章

三樂自明第二樂是着底處而這三樂無甚榮華富貴誰覺其可樂於此便要眼目識得此消息則真樂在我富貴浮雲矣王天下不與存莫輕去過通章精神政在此駭俗耳破俗夢要這一比

廣土衆民章

與上章意同首節是富貴不以為樂易知也次節是功名聖賢實亦樂之而猶以為所性不存有可有可無之意眼界至此便占絕了性是怎樣東西把這樣

大事業也看的沒緊要只為所性分定不受加損大行窮居總不相干耳不加不損莫平對既莫加何必須大行既莫損何必若窮居根心生色政指無勢位者之真受用說有此個受用故富貴固是塵土功名亦是浮雲先儒謂堯舜事業也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便是此章註疏○睟盎不言而喻極力摸寫誰不有而昔四體曾受這福一日否豈是色偏難生只是心不易根耳此章特揭性體教大家開眼看此物一

日出頭當時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自見周茂叔以後吟風弄月以歸

伯夷辟紂章

養老是第一個當做的大題特以仁人爲己歸提之○五畝之宅二節似重非重盖先論老之所以養的物料而後言文王以此教民使養其老乃易做之事也這樣要緊題却又容易做不是費自己去一一養之○趙註是

易其田疇章

富教雖並不可少而富的勾當大費心力從來帝王全力十九在此禮義生於富足一句說盡○既使他多獲於已又使其少納於官原就富了而富後生侈便要浪用以時以禮處處經制不許他自爲僭越原不可勝用○興似從昏暮求水火人皆與之上起○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雖說此話者未能做此事而善做者能之奈何必以物之不齊物

之情駁他

孔子登東章

為學聖人者指路當從根本上做將去以積累為工夫切忌好高獵等以求速化所以然者聖道雖是大之至而大𨚫從有本上來他既以此成我安得不向此學○孔子大成從時習成大凡有本的生活便使不得凌獵成章對盈科看即是時習不許留一步空也織錦者隔過一梭便不成錦文章家論章法從此

出深造以道乃能自得即此意

鷄鳴而起章

故意尋絶聖絶狂天地懸隔兩樣人却放在一處使人驚心動魄了不得須仔細查一查○却不是故意嚇他實理原如此○妙在之間二字這其間須得精一纔不悞事不然鮮不以利爲善楊註有意

楊子取爲章

道外的不必言既是道中人縱然執一亦是道之所

在為甚惡他政為執一者便賊道其賊道在廢百上
取○道一而已矣即指執不得的說執一之一是着
落蹊徑非道一之一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即是此權
字而立非三子之執一三子原是認定一邊理

饑者甘食章

從貧賤求富貴其不擇正不正原似饑渴之於飲食
特舉形容令人羞殺○人心亦皆有害微而顯其實
指富貴而不必死填乃妙發揮道學理是脚踏實地

說法却要影嵌虛空透人心髓每在此○饑渴便在人心上寫意筆把饞涎活現

柳下惠不章

和的貴處政在此若一味好說話成甚聖人○此非空揣也三黜不枉道原是鐵漢○和而不流强哉矯也須得道眼標題

有為者辟章

井原以及泉為井不及故九軔猶為棄夫棄井是不

掘井的掘至九軔儘見肯掘而乃比於棄井猛然一比似乎虧他算來實不虧他蓋既不及泉便前功盡廢與不用功者同以此提有為者煞甚警醒比的機鋒全在九仞上莫匆圖過○侍講語可誦○下碁千盤末後一着好衝頭未見

堯舜性之章

性之身之是挑假之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寫假之的精神如畫世間仁義成色只落得如此羅念菴将

就冒認之語可參○假字妙比假者借也久假不歸是他可笑而成個五覇亦在此快借快還者又不足言故於帝王之後作個閏統這也該知

伊尹曰予章

觀此可見道無一定成法要活看則可不止心裏安更見民心悅志亦不止論此時一點心更論生平事足以見志兩個民大悅要玩固可放與可字就此說則可放應篡亦不止已心篡民必共以為篡

詩曰不素章

君子雖以做品爲主而其不素餐便全要論功若無實用而食人之食縱是善人也是素餐故臚列八個字見有功於國

王子墊問章

見他無事故問何事尚志之事人原看不見尚字有力氣政見事意擺明仁義是這樣大道理而居由之事豈一身一家之事大人之事全備於此大人是治

天下的人備大人之事是士所做者治天下之事也此大人與小人哉樊須也小人對看禮義信便是仁義兩章同義

仲子不義章

弗受齊國看出小來亡親戚君臣上下看出大來便信不過仲子時人信仲子只是不醒得人以何為大如醒得亡親戚君臣上下是大則其餘都是小事縱脫屣富貴也折不過聖賢論道理全以倫理為主

桃應問曰章

就所設之事論當然之理空中寫實乃談理微妙境界○棄天下猶棄敝蹝看這孩心乃人生最初一點萬理之根宗也以齊國比兄母以天下比瞽叟都是一樣機括○只重末節如之何先用兩層乃逼到其間莫痴講總之都是空設

孟子自范章

唐人公子行盡在望見一嘆中居廣居句只就中帶

用立爲主柄便不靈活

食而弗愛章

虛拘字甚醒心要人遇恭敬須看是實不實恭敬者一解妙○人明白獸畜之而我只當做敬可憐可羞豕獸二字似太恠然不這樣看辭受就鬆了聖賢自修只得這樣嚴切○貨取章與此同機

形色天性章

分性形爲二的好說性雖未盡形則見踐今把形合

在性上則失性者失形矣惟聖踐形不是把聖人的品格拉低了乃是把衆人的影身草扯了○不盡性的再莫講奉承軀殼這軀殼初生來原是肅乂謀哲聖的

　齊宣王欲章

若此者何如也妙道理到兩相摩對處便明

　君子之所章

五個有者見教之所範圍者廣原不以一樣教為教

各就資格以成鼓鑄師道立而善人多

道則高矣章

不改不變者巧就躍如於繩墨彀率中也大匠與羿引人之法盡於此就繩墨彀率中尋巧須得學者自為學者不自用心即改變亦不濟事君子引而不發雖不發而引之時機括已全逗露特留些不發待本人自已着手如全發盡了本人無可費心反没滋味〇不發下說個躍如豈是難捉摸的分明全盤托出

特巧弄機括教他自動觀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政與登天對看見待能者自能不為拙人變也

天下有道章

為以道殉人下兩個殉法道者身之道也天下有道無道道與身俱不相離豈是殉人之物

滕更之在章

有二妙不填出而意已明據若在所禮必指兩椿說

於不可已章

見端知委的理然非徒以觀人

君子之於章

兩弗是機括據兩弗似乎太分別然理一而分殊無根則枝上去不得越是有分別的 必無齊置本立道生不易之理

知者無不章

無不知無不愛是本意各有所急是做法天下大事要做須識體○舉堯舜見仁智的帝王其做法只是

如此○上章是言用恩要有根此是言治天下要有體今只把眼前看先向民物上施恩的到底以無根之水易涸而以偏物偏愛為治者以失所付託事事受欺處處貽害則聖賢之道原廣大無邊却約而易操全不煩瑣

不仁哉梁章

所愛子弟愛字要看此章從此起意○圈外註有趣

春秋無義章

何以無義戰只為征字兇敵國使不得〇以下一連
三章都是先有了尾句纔立頭句

盡信書則章

書多矣單辯武成這一欵恐借聖人事以開殺機

有人曰我章

為甚善戰是大罪戰原用不着

梓匠輪輿章

能與不能有味不會巧的莫怨師之不與此章即道

則髙矣章意○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可與此不能作註

舜之飯糗章

一朝難堪的若若將終身忽然天大的富貴若固有之兩若俱極模寫而妙在兩若合來看纔見得大處前若固難猶易後若似易更難這樣人有眼大如天

吾今而後章

自殺二字儘力提人使猛醒

古之為關章

就令之關追關之本意○古人事事為民而設後人件件借以殃民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不能行於似說不行道的先從妻子上不行起使人不以道的先從妻子上行不將去

周於利者章

壞於邪世者便卽過於世似旣遇邪世世邪世自能亂

人、特為扯破〇再玩註意重周字有理年年防歎利不可不周世難保嘗正而無邪則德不可不周周者加工夫做到成色完足便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好名之人章

註自有理據白文直着似說好名之人千乘能讓苟不好名簞豆必爭不必罵倒好名

不信仁賢章

註俱明當〇定上下足財用便是治國大提綱原都

得仁賢做

不仁而得章

當時諸國皆不仁他既以此得國便欲以此得天下故破之

民為貴社章

君之貴至矣至輕惟民故任意作踐特與他掉個過社稷只帶說不重此

聖人百世章

風字最奇故師百世慨慕聖人特立這個名色精神飛動難爲意氣奄奄者說

仁也者人章

離人則無道仁雖是道單仁只算做仁純破空談仁義以爲道者

君子之戹章

此語似爲交際說如有交以道接以禮者未嘗不受只爲無交不得不戹

稽大不理章

士字是柄要提起看處末俗全要這心硬蓋既為士自詣不得俗莫為悠悠之口拿不定主意特舉兩個大聖人做榜樣

賢者以其章

有令字的便是為此纔請客對照

孟子謂高章

為閭不用要醒禁不得少須不用也故義要集仁要

熟既巳茅塞而以為水不勝火可乎

禹之聲尚章

豐註甚明也見孟子悟性曲盡事理

齊饑陳臻章

此義不明鮮不以行好事圖衆人誇個盛德把自巳而皮丟在一邊○衆皆悦之與國人相應

口之於味章

説個性就要從欲説個命就要引分兩頭道理都是

自便法門特與他拗一拗兩不謂大力量却跟兩有字說若原無也難強特他故意不提起特與搜出教他推聾粧啞不得

浩生不害章

善是原秉同然入手要有諸巳積累將去便是聖神圈外程註好○有諸巳三字醒人善雖天稟若不躬行實踐不爲巳有

逃墨必歸章

辯的意思原欲其歸

有布縷之章

愛民不在盡免害民不在重加通達治體纔可語此○莫說分外加添只把該當的一時盡要便了不得故用一緩二煞是長算

諸侯之寶章

諸侯之三字有味珠玉原是寶特不是諸侯的寶○要寶他便有許多勾當花石綱便斷送了宋徽宗為

其必害民也

盆成括仕章

聞君子之大道的也儘少而殺不得軀爲其不小有才也小有才便不安靜才多而識寡孫登斷殺稽康故才而曰小有不如無

孟子之滕章

夫子設科是此章大意從來大壇塲都是這規矩而罵道學者動指其門有雜人這情節須道破

人皆有所章

政發性善之旨今只爲無違所不忍之人遂疑性原無仁無違所不爲之人遂疑性原無義試思人即未必每念皆不忍亦有所不忍否未必每念皆不爲亦有所不爲否這有所便是仁義之根只要能達便是仁義可謂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栁爲桮棬乎○論不忍而指無欲害人之心論不爲而指無穿窬之心極妙蓋不爲不欲以爲人皆有或不敢認就這兩心

可謂無否兩心極粗而理無精粗只在能充

言近而指章

為把道理責人全不照已者發修身而天下平是主柄言是伴說其身正而天下歸章即此旨

堯舜性者章

摸寫性者只是取意若實貼堯舜少趣即行法俟命强貼湯武亦支〇看文氣三非似列指中禮盛德處即行法俟命有而已矣字亦總是無為而為之意從

此意與性合是反之的實際若反之不與性者相關又何必說且以性爲絕德阻住人了

說大人則章

歷數種種巍巍皆我所弗爲故看不在眼裏楊註謂有英氣誠然以巳之長方人之短則未盡此比泛嘗與人爭勝不同若看不倒這富貴成不得學者

養心莫善章

觀兩個其爲人也是就人上看出養心的方子來孟

子未必到此纔看出故意爲此文法以提人使醒○這欲是人所憑以生的故易多難寡就不能不有之中而使不多有大力量在○欲以養生多則喪心行舟者水亦能覆舟只借他行舟不至於覆舟是掌舵高手

曾晳嗜羊棗章

不是有所同所獨妙解險被折倒然因有此妙故用此險○尋道學的破綻每有此險還不着會解的便

伸其說

萬章問曰章

為德除賊描畫他影神不許他進門來是怕他邪慝易惑庶民媚字闇然字衆皆悅之字要玩賊字只在亂上取亂在似是上取假道學把人眼弄花個個認賊為子怎成世界孔子等閑不以賊字加人○惡鄉愿是章旨不重思狂狷只以狂狷與鄉愿成水火故以作勢○饒孟子說的這樣明白令遇着個狂狷便

以為不可近遇着個鄉愿便大家供奉○狂是千仞鳳狷是玉壺氷鄉愿是逢人騙○狂是聖人神狷是聖人骨鄉愿是聖人皮此語有味然還不該贊聖人皮

由堯舜至章

從頭敘來到當下衣鉢隱然矣見知聞知却須參詳道性善者孟也願學孔子者孟也願學是學他時盖性之善政在此非此不可言大成而這個消息豈可

以偏見承之乎見知都得兩個豪傑故為怕拘一人之見或見不全也各就所見以為道便有未盡見得未盡則傳得便偏豈不惧聞知者乎孟子之後有周程有朱陸人知周程之同以傳道也而不知周程亦自不同明道伊川亦自不同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也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南渡以後惟此二人其不同者各有所着力同一為道也妙在有陸而朱

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見知越信該得兩個

○前邊各有兩個見知一定道同一定見未必盡同若盡同便只該一個不消並舉兩個

下孟卷之七終

貴陽戴光遠自堂書